

再論杜詩中的鷺鳥象徵

黃奕珍*

摘要

討論杜甫詩中所寫鷺鳥的幾篇論文已有可觀的成績，本文除了提出尚未被前述文章論及的獨特面向外，還補充了未被充分探究的部分。在以鷺鳥為主題的詩篇中，杜甫不僅利用畫布、畫鳥／真鳥的對舉以及現在／過去、現實／理想與外表／內心的並置開啟了真實與虛幻的多重視野，還藉此揭露了他深層的價值觀。同時，本文也嘗試指出之前將各篇中出現的鷺鳥平板化的趨向，探究了杜甫在描寫它們之個別差異時所使用的筆法，並對以「詠物明志」來詮釋鷺鳥意涵的方式作了較精細的分判。

關鍵詞：杜甫、象徵、鷺鳥、鷹、詠物詩

2005.3.21 投稿；2005.5.21 審查通過；2005.5.28 修訂稿收件。

* 作者現職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On the Falcon as a Symbol In Tu Fu's Poetry

Huang Yi-jen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papers on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falcons in Tu Fu's poetry. This paper tries to point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topic that hasn't been explored. First of all, the poet uses falcons to convey the multiple contrasts between imagination/reality as well as his hidden value system. Secondly, the variety of rhetoric methods that hasn't been fully noticed is also discussed. Finally, this paper judges the common tendency of regarding falcons as the poet himself.

Keywords: Tu Fu, symbol, falcons, eagles, ode



一、前言

民國 73 年我在碩士班修謝海平老師的「治學方法」課時，曾寫過一篇小論文〈杜詩中的鷹象徵〉，雖然謝老師一直鼓勵我修改後發表，但我總認為自己的看法不夠成熟、解析也不夠細膩，同時又因為俗務繁雜，一直沒有再予修訂。但從那時起，我也持續注意學界對這個論題的相關研究，例如曹淑娟〈從杜詩鷲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¹對杜甫利用鷲鳥為媒介，委婉盡致地表現了他個人的存在處境有極周延的分析，陳秀美〈杜甫詠物詩中之『鷹』的形象分析〉²除了廣續曹文的方向外，還增添了詠畫鷹與詠鷹詩之比較。其他不以此為主題但卻包含了這方面的探討的還有歐麗娟《杜甫詩之意象研究》中的「鷲鳥意象」³與蕭麗華〈從神話原型看李杜詩中的神鳥意象〉⁴等。

這些論文對於杜詩中鷹、鶻等鷲鳥所象徵的意義有相當完整的論述，也很仔細地把它們所指涉的想法作了不同面向的闡發，正因對此主題的討論如此熱烈而且獲得了可觀的成果，本人也不揣淺陋，提出個人的一些淺見。其中有未被前述諸文論及者、也有雖已觸及但限於文章架構未作更為深刻之探究者，除了表示我長期以來對這個主題的興趣以外，也希望能讓更多先進參與、以助討論之興。我比較關注的是杜甫如何以詩藝來呈現其意旨，尋求各主題與詩篇間呈現的細微差異，因為這些層面將影響我們對鷲鳥意義之建構並提供更為深沈的閱讀趣味。

本文的題目從原先的「鷹象徵」改為「鷲鳥象徵」的原因是在重新細讀相關詩作後，發現以此為主題的詩篇還包括了三首詠鶻之作，而且在各篇作品中鷹、角鷹與鶻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代表的意義皆有不同，因此改以「鷲鳥」總括之⁵。另外，將其視為象徵的主要因素是鷲鳥在這

¹ 《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 3 期（1996 年 12 月），頁 113-144。

² 《空大人文學報》第 10 期（2001 年 12 月），頁 35-50。

³ 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方瑜指導，1991 年 5 月，第 3 章第 3 節。

⁴ 《國文天地》第 16 卷 8 期（2001 年 1 月號），頁 42-50。

⁵ 鶻、鷹、隼等皆屬鷲鳥類。按照《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臺北市：正中書局，1971 年）的記載，「鶻：即隼，猛禽名……嘴鉤曲，趾有鉤爪，性敏銳，力健捷，速飛善襲，獵者多飼之，使助捕鳥兔。」（頁 2184）「鷹：猛禽名……上嘴曲鉤，足四趾有銳爪，性兇暴、狡猾，捕食小鳥、雞、兔、野鼠等；往時獵師亦有畜之，以捕禽兔者。」（頁 407）「鷲：猛鳥，能擊殺他鳥之猛鳥。」（2187 頁）由以上的資料看來，

些詩篇中並不只代表其自身，而是「被選來表現某種抽象意念的一個具體事物」⁶，如果把那一層抽象意念抽掉的話，鷺鳥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

二、鷺鳥象徵的多方詮解

（一）開啟真實與虛幻的雙重視野

杜甫寫鷹的詩篇不斷地在多重的真實／虛幻間跳躍，以下將這些雙重視野分為三個面向來討論。

1. 畫布所代表的界限

在專寫鷺鳥的八題九首詩中，寫畫的即有四題，這表示杜甫的畫鷺鳥詩即占了此類專題近一半的分量。因此，探討杜甫如何寫畫中的鷺鳥以及他為何對此特別關注的原因或許能揭露詩人某些秘而不宣的思考層面，對鷺鳥象徵也就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這些詩篇裡，「畫布」有著多元而耐人尋味的意思。

杜甫這四首題畫詩為了凸顯畫師的技藝、寫出栩栩如生的韻味，皆以「如真」的敘述來刻畫：所以〈畫鷹〉裡鷹的配備閃著光亮、深凹的鷹眼凝視著遠方的情景，寫來如在目前，最後詩人還以為它可以由畫布中飛騰而出、撲擊凡鳥；〈畫鶻行〉則以堂外高枝上的鳥鶻猜疑驚懼的神色來烘托畫鶻的似真；〈姜楚公畫角鷹歌〉雖於起首即明言其為「畫鷹」，但接著又以殺氣森森及懼其高飛，以及安慰梁間燕雀來說明畫中角鷹的如生；〈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則以開元盛世儀仗之隆重、天子出獵之氣勢來間接襯托扇中畫鷹逼真的神貌。同時，除了〈畫鶻行〉一詩以「高堂見生鶻」開頭，起首即以「生鶻」稱之以外，其他三首皆於詩首即交代所欲詠者為畫中鷺鳥——「素練風霜起」、「楚公畫鷹鷹戴角」、「近時馮紹正，能畫鷺鳥樣」，開始即點明為畫者，之後則必定寫其逼真，但開頭稱其為「生鶻」者，後頭則必指明其為畫中之鳥，雖皆寫畫中鷺鳥，但筆法不同、富於變化⁷。

鷹與鶻具有相當一致的特徵，而鷺鳥則較近於一種通稱，能統括鷹、鶻等猛禽。又屈原《離騷》「夫鷺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也用「鷺鳥」這種性情兇猛的鳥來指稱不合於世俗的忠貞之士，杜甫用鷹、鶻等為象徵時也包含了這些意指。

⁶ 劉若愚原著，杜國清中譯，《中國詩學》（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頁153。

⁷ 〈畫鷹〉、〈姜楚公畫角鷹歌〉及〈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皆先指明所詠者為畫中鷺

而杜甫對所題的畫中鷺鳥也有不同的期望：他寄予〈畫鷹〉中的鷹無限的期待——「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完全無視於牠之為「畫」鷹的限制。詩人認為〈畫鷹〉中所畫之鷹所以生動是因為可讓人誤以為它即將飛出畫布，到平蕪上大展身手，此處的畫布並不能局限其鼓動的生命力。

然而〈畫鵲行〉中的鵲雖然看起來抱負不凡、睥睨群鳥，但杜甫也明言其「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意思是說牠徒然悵望高曠之天地，但不能真的搏擊其間，難免因此感到淒然。詩人在此正視了「畫布」的具體限制，明白了畫中猛禽終究無法擁有行動的能力。至於，姜楚公所畫的角鷹就更悲慘了，〈畫鵲行〉中的鵲和這隻角鷹雖然都能讓雀鳥害怕，但畫鵲志不在此，根本不把它們放在眼裡，可是杜甫卻安慰受角鷹驚動的梁間燕雀，因為這隻角鷹充其量也只能在畫上逞逞威風、虛張聲勢，是不可能「搏空上九天」的⁸。而〈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中是否如詩人所言真有作為模特兒之真鷹、又或是這些作為模特兒之真鷹是否參加了狩獵皆不可知，我們只知道對杜甫而言，畫布上的鷹是盛世確曾存在過的見證，畫布凍結了時空，保存了詩人最想歸返的場景。

2. 對真骨的追尋

從〈畫鷹〉中對畫布之限制似乎視若無睹到〈畫鵲行〉明言被畫在畫布上的鵲鳥其實是沒有威脅的，我們觀察到杜甫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這些畫中鷺鳥所受到的具體局限。〈畫鷹〉的寫作時間約在杜甫 30 歲時⁹，這時的他豪氣干雲、滿懷壯志，一心嚮往為明主所用，得以施展抱負，所以，〈畫鷹〉詩中的鷹配備精良、氣勢非凡，顯然得到主人的細心照料，也承載了深切的期望。但是到西元 758 年的春天，杜甫已經 47 歲了，他那時在長安任左拾遺，雖仍有忠勤報國之想，但後來看到國政時勢的日漸不堪，遂有悒鬱寥落、無可奈何之感。〈畫鵲行〉中壯

鳥，筆法相似，且皆詠鷹。而先言其為真鳥者，則為詠畫中鷺鳥詩中唯一一首寫鵲者。

⁸ 曹淑娟徵引杜甫此期詩作來解析此詩，認為「早歲自比為鷺鳥的信念與理想已逐漸動搖，現實的情勢使他踟躕踏地、剪翮斂翼，幾要冷凝成畫。」〈從杜詩鷺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頁 126。因此畫布在此可視為分隔現實與理想的界限。

⁹ 雖然此詩的編年尚有爭議，但根據各本杜集的目次，當寫於開元年間，茲依李春坪《少陵簡譜》（臺北市：進學書局，1969 年）頁 43、簡明勇《杜甫詩研究》（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4 年），頁 2 之 113 等暫定作於杜甫 30 歲左右。

志如雲、不屑凡鳥的鶻，表現的正是杜甫這時的心境。不過，他也意識到這樣的壯懷是不太可能實現的，所以才另外尋找那遙遠渺茫的真鶻，並以其之必然存在來安慰自己。在這首詩中，詩人意識到了畫布的限制，之後他便開始了對真骨的追尋：確認了畫鶻只能在粉墨間空自感傷，杜甫遂「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他認為在遙遠的雲沙交際之處，一定存在著煙霧一般的健鶻¹⁰。這隻健鶻和畫中鶻鳥一樣神俊颯爽，但是牠比畫鶻多了可貴的行動能力。此處詩人確認了畫鶻為虛假，並往畫外追求那擁有畫鶻特性的真鶻。

〈姜楚公畫角鷹歌〉寫於西元 762 年，杜甫此時因徐知道起兵叛亂、被困於綿州、不得回到成都，與留在草堂的妻子更是音訊隔絕。此詩一開頭即點出角鷹殺氣森森，令觀者覺得好像到了陰沈的漠北，角鷹也許暗中指涉驍勇善戰卻難以駕馭的軍人，因此才會以「貪愁掣臂飛」——既貪其能飛，又愁其不受人管——來描繪那種既需要又懼怕的心理。¹¹然而詩人之後筆鋒一轉，他慨歎作為此畫之模特兒的那隻角鷹的命運竟然比不上畫中形象，真正在天地間飛翔獵食的角鷹無人知曉它的下落，徒留虛幻的畫影，這虛幻的畫影事實上是完全奈何不了屋梁間飛來飛去的燕雀的，這裡的燕雀指小人叛賊應無疑義，因此說奈何不了燕雀，即是表達對亂事不能平定、無法歸家的怨憤。在〈畫鶻行〉中杜甫安慰自己、再三向自己保證雲沙之際，一定會有如畫中一樣的生鶻存在著的，但至〈姜楚公畫角鷹歌〉時，他已跨越此一界限，更進一步為那已然預設必定存在著的「真骨」打抱不平了，他慨嘆姜楚公所畫的角鷹仍能為眾人所觀賞嘆玩，但那畫鷹所賴以擷取其森森殺氣的模特兒卻不知身在何處，也不能為世人所知。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中「真骨」一詞再度出現，杜甫同之前一樣不再滿足於畫中那存在於過去的真鷹的寫生圖像，他揣想那曾為此畫之模特兒、真正參加過盛唐冬獵的老鷹，應該還閒放於崖嶂之間吧！這畫裡的鷹隼喚起的是詩人對已然逝去的開元盛世之回憶¹²，所以杜甫也

¹⁰ 「煙霧質」應有下列幾個可能的解釋：鶻鳥在煙霧中出沒，虛實難辨；鶻鳥的行動如煙霧一般，難以捉摸，且不容易追索其蹤跡。

¹¹ 此句另有作「觀者徒驚掣臂飛」者，與此意亦可互相發明。觀者雖被角鷹驍勇善戰之氣勢所驚怖，也無能再作什麼可以改變現狀的舉動，這說明了觀者的無力感。

¹² 據《歷代名畫記》記載「馮紹正，開元八年為戶部侍郎，善畫鷹鶻雞雉，盡其形態，

很明白這些畫鷹不可能再現當時的盛況——「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姜楚公畫角鷹歌〉中杜甫只嗟歎真骨之虛傳，但此處他卻感傷「真骨」之徒然老去，並在末二句重拾〈畫鷹〉結尾之口吻，寄望它們能「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韉上」。¹³

四首題畫鷲鳥詩漸次展現了愈來愈強的、找尋真骨的意圖，這樣的轉變揭示了什麼深刻的意義呢？唯一不以畫鷹為畫鷹的〈畫鷹〉一詩寫於詩人年輕時，他刻意忽視鷹之為畫的這個事實顯現他尚未將現實納入考量，然而隨著仕進之不順及國勢的頹唐，詩人再也不能漠視現實世界的冷酷與艱難了。畫布圈限起來的是一個虛幻的、可以任憑想像奔馳的場域，離開這個場域之後，詩人藉由其賴以再現英姿的、真實存在著的模特兒來確立他的理想之不為虛渺。畫布作為分割理想與現實、空影與真骨的一種界線，詩人於是在這界線之這頭或那頭各自繪寫其抒情之對象，因而在彼端呈現另一層的對照意義，而由對真骨愈來愈關切的探問後，詩人最後幾乎是以描述事實的語氣來談及它們的遭遇——「卻嗟真骨遂虛傳」、「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由此真骨之確存反證了畫中鷲鳥之勇銳無敵、英姿勃發並非虛構、亦非空談，而是的確（曾經）存在過的事實，因為它們在現實世界是有所本的。

3. 現在／過去、現實／理想與外表／內心的多重並置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若以題畫鷲鳥詩的排序來觀察，杜甫是愈到後來愈表現出對「真骨」的企盼，畫中的鷹或鷲不論有多神俊，都不要再能滿足他了。杜甫解決這個困惑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如上節所述進一步描述他心目中理想的鷹鷲形象，而且是以真實的存在來取代畫面的虛幻。一是對「真實」的本質感到迷惑而以更深刻複雜的表現手法加以陳示。

嘴眼腳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堂，有降雲蓄雨之感。」此處楊監所示之畫鷹十二扇雖為馮紹正所畫，但不見得即為玄宗當年羽獵時所用之鷹隼，杜甫只因其為開元時人，便逕自將其定位為曾參與驪宮冬獵的猛禽。清·仇兆鰲註，《杜詩詳註》（臺北縣樹林鎮：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頁1340引。

¹³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中楊監所出示的鷹圖乃臨摹開元時人馮紹正的作品，和杜甫早歲所寫之〈畫鷹〉可能有不少相似的細節，因此也勾起了他某些相關的聯想。例如，〈畫鷹〉寫畫中之蒼鷹「竦身思狡兔」，這裡則說畫中的十二隻老鷹要「為君除狡兔」；〈畫鷹〉寫到繫綁鷹足的條鐵，這裡則提到架鷹的皮製臂套，二者皆為養鷹隼所需的配備。

關於第二種方式，不妨以〈呀鶻行〉為例作集中的探析。此詩首句即呈現了兩種視野：「病鶻孤飛俗眼醜」，是「俗眼」與「非俗眼」所見的「鶻」。「俗眼」所見的是現今老醜病弱的呀鶻，但還有另一此鶻自知自惜的形象，這個形象是牠壯年時的樣子，那時牠「緊腦雄姿」、羽翮豐銳、強神俊才遠在皂雕蒼鷹之上。雖然明知呀鶻此時已知不復昔日之英武，但牠卻緊緊攀附往日的形貌與心神，因此詩人才會寫道「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它想做的是青春正盛時所能做的事，但現今老病孤弱的它已無能為此了。俗眼所見的是這隻瑟縮在寒風衰柳上的病鶻，病鶻知道俗眼所見的也是現今的自己，但它沈緬於往日英雄般的形象，過雁歸鶻的本能反應間接證實了這個颯爽不群的形象。詩人在此同時呈現了過去／現在、外表／內在、他者／我的不同視野，形成了複雜的詮釋空間，這樣的設計對照出了兩兩間的矛盾與內心深處的徬徨，究竟那一種視野所見才是真實可把握的，就好像畫中的鷹鶻與真正活著的鶻鳥，那一種才真實不虛？

（二）深層價值觀的揭露及其表現手法

杜甫以鶻鳥為題的詩歌不外詠鷹（角鷹）及詠鶻二種，引人注目的是詠畫鶻則伴有真實的義鶻、詠畫鷹也伴有真實的黑白二鷹¹⁴，它們代言了詩人深層的價值觀與對終極自由之嚮慕，允為杜甫所塑造的崇高典範。

基本上，杜甫認為能力強的一方替一般大眾主持正義是理所當然之事，在他的意識深處有一極強烈的信念，這種信念是一個人用之以評判是非、分辨黑白的模子。從「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這幾句看來，杜甫似乎深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且希望此種報應愈快愈好，因為他沒有耐心等待，深怕報應實現的時候，他已不及親見。就因為報應之行不能任其自然，中間或者年歲遷延，或者脈絡已然模糊，因此為了使報應能隨事而起，就需要一超然高能的外力介入，代天行使賞罰之權（在此首詩中，義鶻即扮演此等角色），讓善行惡跡在公正的歷史上各得其位，昭垂萬世。而且，此種外力是無所為

¹⁴ 〈畫鶻行〉與〈義鶻行〉皆作於西元 758 年春，不能確定何者為先。而〈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王兵馬使二角鷹〉、〈白黑二鷹〉三首亦皆作於西元 766 年，同樣不能確定其先後。但〈義鶻行〉與〈白黑二鷹〉皆在畫鶻及畫鷹詩系列的末尾年限。



的，它的出發點完全基於義憤之心，別無任何勢利之想，所以杜甫塑造了一隻「功成失所往」的健鷲，來表示此外力之絕對超然的立場。

論者一般皆同意王嗣爽所言，認定此詩「明是太史公一篇義俠傳」¹⁵，以為「用激壯士肝」是對民間力量的深切期望。除了這個可能以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他的可能，這可由「壯士」一詞所指為何來考慮。杜詩中「壯士」出現的次數並不多，它們大概有以下幾個意思：它可以指一般的軍人¹⁶，也可以是威風凜凜的將軍¹⁷，或是有見識兼有材力者¹⁸，再來，它也指能調和元氣的宰輔人才¹⁹。寫於〈義鷲行〉後約一年的〈洗兵馬〉末二句為「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若結合之前的詩意則此處的「壯士」指以郭子儀、李光弼為代表的「中興諸將」或良相如張鎬者，而杜甫對他們的期望即是消弭戰禍、使海內平靖。先不論〈義鷲行〉中的「壯士」是否指的是民間俠士，至少在別的詩篇裡是沒有這樣的用法的。由此回頭審視〈義鷲行〉的「人生許與分，只在顧盼間。聊為義鷲行，用激壯士肝」，杜甫先說一個人之善惡評價，常於一念間決定，以此寄望「壯士」能做出一怒而安天下的舉動。此處的壯士是杜甫心繫厚望的人，且為豪勇有力量者，但杜甫對其是否能效法義鷲見義勇為卻並無把握，所以他才會說是「『聊』為義鷲行」，權且試試運氣，詩人所想感化的也許是握有權力卻未行使正義之事的壯士，而非民間人士。

從尋覓真骨的企圖循線觀察，則〈畫鷹〉、〈姜楚公畫角鷹歌〉之後而有〈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與〈黑白二鷹〉，且〈楊監又出畫鷹十二

¹⁵ 明·王嗣爽，《杜臆》（臺北市：中華書局，1970），頁71。曹淑娟，〈從杜詩鷲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頁133並引〈游俠列傳〉之言以為佐證：「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史記》（臺北市：啟業書局，1978），頁3181。

¹⁶ 如〈後出塞〉五首之二、〈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觀兵〉等。

¹⁷ 如〈苦戰行〉、〈八哀詩之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王兵馬使二角鷹〉等。〈王兵馬使二角鷹〉中壯士的任務是把啄屋的惡鳥趕走，安定天下，使善惡分明、綱紀整然。

¹⁸ 〈石筍行〉中的「壯士」為有見識而不被俗態蒙蔽的有力之士。

¹⁹ 〈石犀行〉「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中的「壯士」指能調和陰陽之氣的良相。

扇〉和〈黑白二鷹〉為同年所作，或可看做真骨的確存在的證據。又由題目可見此二鷹之特異，不為網羅所拘。這可能是前面幾首對真鷹之企慕的證成：〈畫鷗行〉「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姜楚公畫角鷹歌〉「卻嗟真骨遂虛傳」、〈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真骨老崖嶂」。白黑二鷹的出現似乎證明杜甫的企慕並非空想，原來真的有這樣的高飛遠蹈、灑脫不羈的真鷹存在，只是「不省人間有」點出了它們並非俗世所能想像的崇高形象。另外，〈姜楚公畫角鷹歌〉與〈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中的「真骨」或是為國掃除叛亂、或是為君獵兔，基本上還是維持著〈雕賦〉所樹立的「大臣正色立朝之義」的典型。但〈畫鷗行〉中杜甫所想望的真鷗，卻遠接〈白黑二鷹〉所描繪的、不受人間網羅所限、也不為名位羈絆的雙鷹²⁰，牠們享有崇高的自由，不再以為人類撲擊雀鳥狡兔為念，牠們的志氣是超越人寰、遨遊九天。〈白黑二鷹〉同時也豁免了義鷗急人之難、伸張正義的道德負擔，而達到了自由的極致。

同時，〈義鷗行〉和〈白黑二鷹〉在以鷗鳥為主題的詩歌中最是俐落爽朗、絲毫不帶猶豫或低沈無奈的意味，有趣的是，而這兩首詩的顏色設計也與其他篇章不同，令人印象深刻。

例如，〈義鷗行〉的開頭幾句是這麼寫的：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由標出底線的字眼不難看出其以「黑、白、黃」這樣對比強烈的色彩來表現明快爽利、黑白分明的精神，也與其所蘊含的道德訓誡有暗合之妙。

而〈白黑二鷹〉從前至後依序出現的色彩是「雪」、「玉」、「黑」、「紫」、「玄」、「金」、「玉」，這些也都是對比強烈、極其顯眼的顏色。不用「白」而用「雪」、「玉」，予人冰清玉潔的觀感；詩人又不說「黃」而代以「金」，除了描寫鷹眼之炯炯發光外，更讓人有金碧輝煌的感覺。另外，用「玄」不用「深」，顯示其神秘難測的特質，而「金」、「玉」二字則暗示了尊貴、不凡、華麗等性質，想是詩人稱此二鷹頗具王者之姿吧！

²⁰ 在此之前老鷹（或角鷹）不是為君主效力則為將軍所用。

再就詩體來看，〈白黑二鷹〉是兩首七律，而律詩以嚴謹的聲韻規定為特色，僅從最基本的形式觀察，這兩首詩整齊的句、字數，就是一種重複及互相對照。如果進一步比較它們的用字與意義，就會發現二詩間關係頗為密切。

雪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韉。鵬礙九天須卻避，兔藏三窟莫深憂。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翻搏風起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

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例如，第一首開頭為「雪」，正與第二首開頭之「黑」為對比。第一首第二句「不惜奇毛恣遠遊」和第二首第二句「度海疑從北極來」的意思適可為彼此作註，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二首的第六句——「百中爭能恥下韉」、「春雁同歸必見猜」，因為百發百中所以難免使春雁見猜。另外，第一首的第四句「于人何事網羅求」若接第二首的第五句「虞羅自覺虛施巧」，也很順當。還有，二首第七句的「鵬礙九天」及「萬里寒空」勾畫出的都是遼闊高邈的天空中自在遨翔的非凡之鳥，但比較起來，大鵬仍須避開二鷹，所以二鷹才是獨霸九天的王者。大鵬代表志向遠大、抱負宏偉之人，此處應指那些對仕途抱有理想、欲為國效命者，如果和〈雕賦〉之內容連繫起來，則是為君王所用、捕獵禽獸之能臣，但因黑白二鷹已不再以捕兔為其志向，因此大可睥睨大鵬。至此，二鷹的能力與志趣皆獲得闡明，它們對自己極有信心，已經不用靠君王之重用與否來證明本身的才幹，「自獵」一詞更加凸顯它們之不受命而獵，呈現其獨立的人格，標幟了極強之主體性。

如果將以鷲鳥為主題的詩篇臚列出來，不難發現除了題畫詩四題四首之外，寫詩人傳聞者有〈義鵠行〉、〈白黑二鷹〉二題三首，詩人親眼所見的真鷹只有〈王兵馬使二角鷹〉中的雙鷹，至於〈呀鵠行〉則不能確定是否為詩人所親見、或是詩人憑空杜撰以寄託其壯心未已之感慨者。如此一來，在總共八題九首的詩篇中，真正能確定為杜甫親眼所見



的只有一首。而且凡來自於聽聞者都是理想的極致表現，這也許表示天地間的確存在著這樣崇高的典型，牠們見義勇為、功成不居，牠們自獵自用、高逸不群，但是這些鷲鳥卻非尋常世界中可以輕易得見的。詩人在此透過聽聞來間接確定了他的理想典範之存在於此世界，又藉此非親身之所見來表現對此理想空自期待的失落感。

（三）描寫鷲鳥之不凡與其個別差異之筆法

杜甫強調鷲鳥的不群，往往由其所撲擊之禽鳥動物著手。從〈畫鷹〉首揭「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便點出了鷹之不凡，而它之所以不凡由其撲擊獵物可以見出，只是此處並未明說「毛血」為何種生物。〈畫鵲行〉云：「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此畫中之鵲鳥力能撲擊烏鵲，但不屑為之，「烏鵲」為其可擊殺之獵物。〈姜楚公畫角鷹歌〉「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指出角鷹有直上青霄之可能，但因其為畫中之物，故不值得梁間燕雀害怕。以上幾首詩皆以燕雀、烏鵲等凡鳥來襯托鷲鳥之不凡。到了〈王兵馬使二角鷹〉時，鷲鳥的任務範圍擴大了、使命加鉅了：「杉雞竹兔不自惜，溪虎野羊俱辟易」，除了先前的鳥類外，它現在也捉兔子，連老虎野羊也都退避三舍，角鷹之神勇由此可見一斑。〈黑白二鷹〉不像〈畫鷹〉那樣由對面寫凡鳥以襯出鷹之不凡，現在詩人直接藉由其亮眼的外表稱讚二鷹為「金眸玉爪不凡才」，而「兔藏三窟莫深憂」則顯出它們根本不把兔子放在眼裡的傲氣，「春雁同歸必見猜」則把它們的志向寫成莊子向惠施所說的那隻為小人所覬覦、被鷗「嚇」了一聲的鳳凰。

〈王兵馬使二角鷹〉在眾多以鷲鳥為主題的詩篇中，以其對角鷹出場時氣氛之極意刻畫最為特出。首四句云「悲臺蕭瑟石龍巖，哀壑權桮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寫出高臺深壑悲風呼嘯、肅殺陰沈的氛圍，同時還細筆描繪兩岸石壁之高聳天際、山谷裡光禿禿的樹木枝桠斜岔，這蕭疏的景象應和著浩浩的冷風，發出洶湧如巨浪的聲音。從高處一路寫下來的詩筆最後停在峽底的長江，這條萬里長的江水呼應著悲風巨響，風勢在狹窄的江間迴旋著、激湧起好像可以直撲天空的大浪，映照著陽光，似是一條光影在天地間浮動著。在這樣的情景中，角鷹以倒翻於將軍臂上之英姿正式登場。正是在如此的氛圍中，詩人才能傳達他親自觀賞角鷹時的複雜感受，對場景細膩精準的繪寫與風



聲江水的澎湃悲涼，間接告訴讀者——這一切絕非出自詩人的想像，而是如假包換的真實場面，而這首詩正是以鷺鳥為主題之詩篇中唯一一首可確定為杜甫親眼所見的。另外，「巖巖」、「權榭」等詰屈聱牙的詞語，也暗自喚起之後角鷹俊桀不馴的特質。

而鷹鵠等鷺鳥不同凡材的質素也常藉由其來自北方荒寒之地來予以凸顯：〈白黑二鷹〉「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以其度越瀚海、由極北之地一路飛越雁門而在深冬之時停宿於陽臺來極意繪寫此二鷹何以「不省人間有」的材質之絕逸。而〈畫鷹〉中鷹隼雄勁深沈的眼神則被比為「愁胡」（深思的胡人），和王兵馬使之二角鷹最為相似——「目如愁胡視天地」。〈姜楚公畫角鷹歌〉直言畫中之角鷹「殺氣森森到幽朔」，〈王兵馬使二角鷹〉以角鷹比王兵馬使，而王兵馬使正是「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而「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朔雲」，因此王兵馬使和角鷹一樣驍勇，而他們皆與北方大有淵源。很明顯的，這裡的北方、胡人皆為其增添了勇敢慍悍的意味。²¹

杜甫詩中的鷺鳥代表勇猛善戰、俊才高超已無疑義²²，在〈雕賦〉裡他也突出了其「獨立特出、不結朋黨」的個性²³。他雖常將尚未為世所用的俊彥比成不受拘束的鷹隼²⁴，其中不乏勇武敢決的將軍級人物²⁵，但他描寫的鷹鵠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被條繩繫住、受制於人（或為人所用）的。不過在有些詩篇中，這樣的質性往往衝出適當的分際，到了不太能自我節制的地步，也使人擔心是否會因此造成禍害。

²¹ 但在寫鵠的詩篇中卻缺乏這些與北方、胡人等相關的描述，或許此點可以視為杜甫寫鷹與鵠時的區別。

²² 陳秀美，〈杜甫詠物詩中之「鷹」的形象分析〉，第二節「詠鷹詩之形象分類」，頁37-45。

²³ 曹淑娟，〈從杜詩鷺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頁122。

²⁴ 見〈醉歌行〉以「鷺鳥舉翮連青雲」贊美落第之從侄杜勤才思俊美超群，〈醉歌行贈公安顏十少府請願八題壁〉以「秋鷹整翮當雲霄」比顏少府。

²⁵ 如〈魏將軍歌〉云：「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以高翔的健鷹比魏將軍，與那些庸庸碌碌、未建功名的詩人比較起來，更見出將軍高爽不凡之氣概。〈王兵馬使二角鷹〉也以角鷹比王兵馬使及荆南節度使衛伯玉。

「長翻如刀劍」²⁶、「韝上鋒稜十二翻」²⁷把鷹鷂和刀劍等殺人利器連在一起，直到「用如快鷂風火生」²⁸、「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²⁹時，雖然表面上是指花驚定與回紇軍的驍勇善戰，事實上卻為這個象徵的指涉加入了不可拘束、終而泛濫成災的武力的意味了。

以鷂鳥為主題的詩篇所寫的鷂鳥每首皆有不同，有的詳細描繪其形貌神氣，有的寄託詩人的心意，有的則敘述故事。這些在上述的評析中應可得到基本的認識，在此不再細論。這裡主要闡述杜甫在〈義鷂行〉、〈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王兵馬使二角鷹〉、〈白黑二鷹〉這幾首詩中如何描繪不只一隻鷂鳥的技巧。

雖然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慣常將鷹、鷂、隼、雕等統一對待，不過如果將這這樣的作法拿來解析〈義鷂行〉則顯然有其疏漏不全之處。這首詩的角色有蒼鷹夫婦、義鷂以及白蛇，蒼鷹夫婦在痛失幼雛後，由雄鷹向健鷂求助，此一事件在健鷂嚴厲地懲罰了殘害鷹雛的白蛇之後結束。詩人歌頌的是義鷂類似俠客的行為，唾棄的是白蛇的無賴殘暴，蒼鷹夫婦在此扮演的角色是受害者。因此，在普遍意義上具有勇猛強健、神俊非常的鷹形象在此是不能成立的。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主旨不在寫畫鷹，而是藉畫鷹來緬懷玄宗驪山冬獵的盛況，並表明對盛世再現的殷切盼望。照詩行所示，此十二扇畫鷹「殊姿各獨立」，可見畫的是十二隻不同的鷹。不過杜甫在此並未企圖一一描摹這十二隻鷹各自的樣貌，反而將焦點集中在牠們共同享有的特質上。這些鷹飛行的速度比千里馬還快，威武的氣概勝過統領萬人的將軍，它們個個身手不凡、精神旺盛，可惜如今國家多事，無法再有機會像以前一樣施展百擊百中的絕技了。不分寫個別的鷹而只點出牠們的不群，正說明了大唐王室當初之能收納來自四面八方的勇銳之士³⁰，使其各盡其能，至於個別的相貌在此則並不那麼重要。

²⁶ 見〈畫鷂行〉。

²⁷ 見〈王兵馬使二角鷹〉。

²⁸ 見〈戲作花卿歌〉。花卿指花驚定，隨成都尹崔光遠平綿州段子璋亂後，恃其勇銳，大肆劫掠東蜀。可見「鷂」在此暗示太過囂張放縱的武力及其終將釀成禍事。

²⁹ 見〈北征〉詩，鷹騰指回紇，回紇後恃功為亂。陳秀美認為「雖然唐皇室想要借重回紇軍來安定時局，但是從歷史的結局來看，回紇軍後來為患，成為唐代頭痛的對象，這或許是杜甫始料未及的結果吧！」〈杜甫詠物詩中之『鷹』的形象分析〉，頁39。

³⁰ 「氣敵萬人將」意為「氣概之雄傑能敵統率萬人的大將」。它們被比成用來征戰的將

〈王兵馬使二角鷹〉所採用的手法與〈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相似，這首詩的後半部以層出的比擬為其主旨³¹，但前半談角鷹出場前的肅殺氣氛、出場時特出的姿勢與神情，還有搏擊時的兇狠勇銳，皆是二者合一來做統一的描寫的。

〈白黑二鷹〉的形式看似一寫白鷹、一寫黑鷹，但事實上除了點出顏色的幾句「雪飛玉立」、「黑鷹」、「金眸玉爪」為特指之外，其他皆可視為二鷹的共同性質。非但如此，就連「黑鷹不省人間有」表面上看來好像專講黑鷹，其實「不省人間有」也同時指白鷹為人間少有。同樣的，「雪飛玉立盡清秋」之「盡清秋」與「金眸玉爪不凡材」之「不凡材」也同時指涉另一隻老鷹。由於這兩隻老鷹毛色雖有不同，但行止精神卻無差別，因此杜甫便以合分兼用的筆法來加以繪寫。

以鷲鳥為主題的八題九首詩裡，詠鵠的有三首，且其詩題形式皆極相似：〈義鵠行〉、〈畫鵠行〉、〈呀鵠行〉。前兩首寫於西元 758 年春，後一首寫於西元 768 年秋冬之際，為此類詩作中最晚寫成者。〈義鵠行〉的寫法最為接近傳統的樂府詩，此詩分為三部分，第一、二部分為本事，即蒼鷹遇厄及義鵠為之報仇事，筆法生動而富於戲劇性³²；第三部分則直陳教訓，以賦予嚴肅的教化意義。〈畫鵠行〉不敘事而詠物，〈呀鵠行〉則允為詩人暮年自喻。〈義鵠行〉的明快爽朗表現了急難正直的典範，〈畫鵠行〉為畫中之鵠有志難伸抱屈，而〈呀鵠行〉則為杜甫困窘潦倒的晚年作注，把這三首詠鵠的作品連繫起來，也可以窺見詩人幽微的心曲。

軍，和以前的擊凡鳥、純屬於鷲鳥的任務不同。

³¹ 從「將軍勇銳與之敵」開始，就呈現了錯綜複雜的比類：角鷹之勇決既與王兵馬使同，王兵馬之勇銳亦堪與角鷹比肩；荊南芮公之得王兵馬使乃如王兵馬使之得角鷹。因此，倒數第二句之「爾輩」既可指角鷹、可指王兵馬使，亦可指芮公與王兵馬使，還可以全數指入。

³² 杜甫用「斗上振孤影，嗷哮來九天」來呈現他聽了蒼鷹泣訴後內心的激憤不平，而「修鱗脫遠枝……飽腸皆已穿」則形容其勇力之無倫。「修鱗脫遠枝，巨鯁折老拳」應為倒裝，按照動作發生的前後順序，應為義鵠以勁健的羽骨拍裂了巨蛇的腦門後，巨蛇才從高枝上滑下來，倒裝的目的在於表現義鵠身手之快捷，在極短的時間內即解決了巨蛇，待觀者看到巨蛇滑下後才觀察到它的腦門已被拍裂。而「折尾能一掉」再回頭描寫巨蛇自高枝掉落時稍微掙扎了幾下的情形，接著再回來寫觀者面對地上死蛇所作的進一步觀察，鏡頭來回快速的跳接意欲凸顯義鵠懲罰惡蛇的痛快淋漓。

(四)「詠物明志」的詮釋分際

我們發現在之前對這個主題的研究中，大部分的學者是將其放在「詠物詩」的範疇中來討論的。曹文在引言部分標舉黃永武提出的、衡量上等詠物詩的四個要點³³，陳文簡略地檢討了唐以前以鷹隼等「詠物明志」詩篇的演變³⁴，不過，簡要說來，「詠物詩」的特點不出康正果所做的歸納：「所詠之物應該是詩人自我的感性顯現...用來比人或言志的物總是不可避免地反映著詩人自己的思想傾向和主觀評價。」³⁵

在這樣的思考下，詩篇本身成為了解、指向詩人心志或存在處境的憑藉的傾向已無法避免，而且這也是閱讀文本所應關注的部分。但是，作為解讀本體的文學作品，可以提供多少線索讓讀者尋繹其「比人」或「言志」的可能途徑及其具體內容，它們呈現了何種個別的差異，也應該受到同等的重視。這也就表明在這樣的一個以鷲鳥為主題的詩篇範疇內，除了普遍性的歸納外，我們最好還能在字、句、意義結構內去找尋更為細微的、與詩人相關的意義上的差異。我們要考慮的是，在什麼樣的程度內，可以確定或推論詩人在表現他的態度：他是用客觀觀察來表示他看事物的所得，還是加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作出了他自己對時局世事的評價？

首先，以〈畫鷹〉為例，在第六句前，除非我們將「愁胡」二字解釋為「沈思的胡兒」而非獼猴，那麼這裡的「鷹」並未脫離其應有的、生物範圍內的意義。一直要到「凡鳥」二字出現，我們才能說詩人的確稍微地賦予了牠人的質素，因為就鷹隼而言，獵食出自本能，是不可能分判獵物是凡或不凡的。同樣的在〈義鶻行〉中，詩人也很節制地不過份踰越物／人的界限，從「蒼鷹」、「白蛇」、「雄」、「雌者」、「黃口」等詞語看來，皆謹守動物用語的分寸，到了「其父」、「痛憤」、「死亦垂千年」等才漸漸與人間事有所關涉。至「物情有報復」後，以此動物故事

³³ 曹淑娟，〈從杜詩鷲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頁114，引用黃永武〈詠物詩的評價標準〉一文指出的四要點為：1.詠物詩的基本條件是體物得神，參化工之妙。2.詠物詩必須是因小見大，有所寄託，才能使筆有遠情。3.詠物詩最好有作者生命的投入，從物質世界中喚起生命世界與心靈世界。4.詠物詩自然會觸及民族思想及文化理想。

³⁴ 陳秀美，〈杜甫詠物詩中之『鷹』的形象分析〉，頁36。

³⁵ 見氏著〈試論杜甫的詠物詩〉，《大陸雜誌》第91卷第1期（1995年7月），頁19。

垂訓人世的意味遂昭然無疑。不過，詩人寫作此一詩作的用意是「用激壯士肝」，而詩人描述自己的用詞是「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³⁶，這表示他寄望的是那些豪壯勇敢的人，而非以義鷲自比。不過從詩人自畫之形象與此壯士形象之對照可以看出此時杜甫必定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衰老與無力，因此他絕對不可能成為那整治惡棍的「壯士」。〈王兵馬使二角鷹〉中「壯士」再度出現，這位「壯士」為王兵馬使則殆無疑義，所以我們或許能更加確定壯士是有勇力或手握兵權（實權）的人，這些人才能真正除奸拔惡。〈義鷲行〉呼喚壯士的出現，〈王兵馬使二角鷹〉則正面託付壯士驅除邪惡、發揚正義的任務。

〈畫鷲行〉前半段主在描寫畫鷲之生動、畫工技藝之精妙，直至「寧為眾禽沒」時，詩人才開始進入畫鷲的軀體，用自己的意念幫牠表達內心的聲音。其後數句更證明了這個聲音已然是詩人以自己做為「人」的立場所發出的聲音了，因為他把鷲鳥的羽翮比為戰士所用的刀劍，而更脫口而出、忘情地喊道：「人寰可超越」而非「鷲寰可超越」，甚至為其為畫布所限感到無比的難受。然而後兩句中這個太過投入的詩人突然退卻了，他回到作為旁觀描述的位置，含蓄地說出作為旁觀者的一個願望——在真實的世界中必定有他先前激動地幻想著的那樣一隻鷲鳥。最後，詩人以「吾」字表明自己的心情，問題是他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感到傷懷而顧步徘徊、胸中鬱結了濃濃的愁苦之情呢？詩人想必是在之前那突來的激動之中、在那忘情的呼喊裡碰觸到了自己深藏著的豪情壯志與渴望自由與不凡的心意，又在急速的冷卻與抽離中認識到現實中不可突破的限制。與此恰可作為對照的是〈白黑二鷹〉，一句「黑鷹不省人間有」和「人寰可超越」一樣，點出了詩人要談的是人的世界而非鷹的世界。但是這兩首詩並不像〈畫鷲行〉那樣至少在前段刻意地保留了人與鷲鳥的界限，而是處處充滿了雙指人鷹的意圖。作為猛禽的二鷹不會認為自己為「奇毛」，也不會因此恣意遠遊；牠們不會向人類發出「于人何事」的抱怨，也不會為下韉而感到羞恥。所以在這兩首詩中，詩人雖然把自己的意念放入鷹鳥的身軀裡，卻未經歷與其分離的痛楚，牠（他）高翔於九天之上，感到前無所有的自由。

³⁶ 此句應連讀，以示其受義鷲感動時激越的心情。杜甫提到壯士的詩篇，的確有壯士與儒士相對舉的情形，如〈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健兒寧鬥死，壯士恥為儒。」



〈呀鵲行〉中詩人開始是以旁觀者的眼光來寫病鵲的，不過當他提到「俗眼醜」時，讀者們自然準備接受另一個由「不俗之眼」來觀看的鵲鳥形象，這個「不俗之眼」看到的是壯年時的鵲，那時牠「緊腦雄姿」、神強才俊。於是這個描述鵲鳥的聲音談到節候，最後綜合不俗之眼所看到的過去的俊鵲之行獵經驗，推斷此時正是其搏擊出獵之時，只是現今已然蒼老的病鵲再也無法發揮它的本領了。這首詩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末兩句「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詩人的聲音不再維持中立，以病鵲或代名詞稱之，反而近乎突兀地用親切的「爾」（你）來稱呼，這樣一來，立刻拉近了所描繪的對象與描繪者間的距離。「失聲濺血非其心」是一個判斷句，「失聲濺血」可以由這個同時擁有兩重視野的描述者由其對鵲鳥的生長過程之了解推論得到，但是「非其心」卻堅決地表現了他的價值判斷——這並不是鵲鳥的本心呀！作為一個描繪者，杜甫當然可以依據一般常識摹畫病鵲年輕力強時的樣貌，但作為動物的鵲鳥則不可能這樣去了解自己的嘆恨。這也就是說，杜甫在最後才突破人鳥間的界限，替它作了淒涼的結語，由此推回前句，我們就更可斷定「爾」不但是詩人相當熟悉的對象，而且詩人還可以為他下斷語，那麼這個「爾」最可能的情况便是詩人以「我」來與之對話的、代表自己的某一面的「你」，隱藏著的那個「我」、陳述所見的一切的那個「我」和這個「你」合起來，才是完整的「我」。

透過這麼繁複的設計，再加上對杜甫當時心態的認識³⁷，我們才可以說既然詩人所稱的「爾」最終是病鵲，是「我」的另一面，那麼詩人建構的雙重視野也才能影射他的壯年與晚年。

這也就意味著若僅秉持「所詠之物顯現了詩人的思想與情感」這樣簡單的原則，事實上無法完全享受像杜甫詠鷺鳥詩篇所開展的閱讀空間，唯有透過更為精密與細膩的解讀過程，我們才得以慢慢地吸取那隱含其間的蜜液。再以〈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為例好了，有註譯者便直

³⁷ 〈呀鵲行〉是所有有關詩作中最後完成的一首，寫成於大歷3年秋移居公安時。在此之前杜甫離開夔州、順流東下，欲至江陵依託故友鄭審，但鄭限於財力，無法長期救助，於是他只好再漂往公安，而後轉往岳陽。這個時期的景況是：「棲託難高臥，飢寒迫向隅」（〈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病濁污官位……時危話顛躓，我甘多病老」（〈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交態遭輕薄」（〈移居公安敬贈魏大郎〉）。杜甫這時患了嚴重的糖尿病，兼之饑寒並襲，友朋不念舊情、未肯收留，又對危機重重的前途惶恐不安，不知何去何從。

接註「真骨」云：「真鷹。作者自喻。」³⁸這樣的意見相信很能為一般的讀者接受，不過，如果考慮到詩篇的意義脈絡時，也許可以有比較深入而仔細的區辨。這首詩第六句「清絕心有向」講畫鷹清高不群、心向主人，稍微脫離了鷹的生物性，而後用千里馬、萬人將比擬，後者多少含攝了群鷹的將領質素，因此，到最後寫到真骨老崖嶂之時，若與前文連繫起來，則真骨可以指涉開元時期的驍勇群將，但若直接以「真骨」為杜甫本人，則應考慮詩人此時的政治態度並從相關的詩篇尋取可資援引的線索才能作此解釋，即便如此，這個解釋還是顯得相當曲折。

三、結語

杜甫有關鷺鳥的詩作雖已經過多位學者研究探索，提供了豐富而紮實的論述，使我們在閱讀時能參考更多的面向而得以細味其雋永悠長的情韻。不過，因為這個主題的詩作變化多端，既濃縮了杜甫個人對世界的認識與內心的情志，也在一定程度內反映了歷史文化所積澱的精華，所以永遠保留了值得更進一步探究的空間。本文站在補闕的角度希望對此能有微薄的貢獻。

最後，我願意指出可供繼續探索的一個方向，那就是鷺鳥象徵不僅指涉某一單層的意義，而往往帶有多重的意義。姑以〈復愁〉十二首之一為例，此詩全文為「人煙生僻處，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釐析此處「鶻鳥」所指，可得以下幾種解釋：

- (一) 「野鶻翻窺草」最保守的意義即其字面意，為一幅詩人提供的畫面，描寫野鶻翻飛窺探草間以覓食之景象。
- (二) 楊倫評此句為「見求食之難」³⁹，這又可分兩層說：一是野鶻自身覓食有困難，不及其他；二是以野鶻本身的求食之難，影射詩人當時的景況，亦不易得到足夠的食物。
- (三) 朱鶴齡稱此詩「當是大歷二年秋瀼西作，時吐蕃寇靈州，京師戒嚴」⁴⁰，這樣一來，若把虎跡視作吐蕃，而把野鶻當成包括吐蕃在內的、虎視眈眈的強鄰，也未嘗不可。

³⁸ 韓成武、張志民，《杜甫詩全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745。

³⁹ 清·楊倫，《杜詩鏡銓》（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8年），頁1141。

⁴⁰ 仇兆鰲註，《杜詩詳註》，頁1004。



(四) 就整首詩的氣氛來看，是相當荒僻、艱苦與充滿危機的。因此，若將窺草的野鶻當作自然界（或外在）的危險，也是說得通的。而且此詩為同題詩之第一首，〈復愁〉有前愁未消、後愁又起的意思，加上其後各首歷數詩人所愁之事，因此這裡的虎、鶻可看成是對詩人的威脅，「村船逆上流」則特寫人在此一處境下求生的艱難。

參考書目

專著

- 仇兆鰲註，《杜詩詳註》，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
王嗣爽，《杜臆》，中華書局，1970
李春坪，《少陵簡譜》，進學書局，1969
楊倫，《杜詩鏡銓》，藝文印書館，1978
劉若愚原著，杜國清中譯，《中國詩學》，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
韓成武、張志民，《杜甫詩全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簡明勇，《杜甫詩研究》，學海出版社，1984

期刊論文

- 康正果，〈試論杜甫的詠物詩〉，《大陸雜誌》第 91 卷第 1 期，1995 年 7 月
曹淑娟，〈從杜詩鶻鳥主題看作品與存在的關聯〉，《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 3 期，1996 年 12 月
陳秀美，〈杜甫詠物詩中之『鷹』的形象分析〉，《空大人文學報》第 10 期，2001 年 12 月
歐麗娟，《杜甫詩之意象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5 月
蕭麗華，〈從神話原型看李杜詩中的神鳥意象〉，《國文天地》第 16 卷 8 期，2001 年 1 月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篇論文內容論述豐實，可見作者用力甚勤，以下有兩點建議供作者參考：

1. 二之（一）中有云：「在杜甫專寫鷺鳥的九首詩中，寫畫的即有四題，其寫作時間大部分集中在較前段」，然後於注 6 中列出「〈畫鷹〉寫於 30 歲以前，〈畫鶻行〉寫於 47 歲，〈姜楚公畫角鷹歌〉寫於 51 歲，……，同寫於 55 歲。」然而一般研究編次杜甫年譜者，多將〈遊龍門奉先寺〉作為杜甫現存最早的作品，而暫定為杜甫 25 歲左右所作。杜甫一共活了 59 歲。換言之，以杜甫現存詩作的創作年代來推論，大約從 25 歲到 59 歲之間。本篇論文作者既已列出杜甫「〈畫鷹〉寫於 30 歲以前，〈畫鶻行〉寫於 47 歲，〈姜楚公畫角鷹歌〉寫於 51 歲，……，同寫於 55 歲。」這樣的內容，又何以得到「在杜甫專寫鷺鳥的九首詩中，寫畫的即有四題，其寫作時間大部分集中在較前段」的推論？
2. 二之（一）有云：「〈畫鷹〉的配備閃著光亮、鷹眼炯炯有神，如在目前」、後云：「〈畫鷹〉詩中的鷹配備精良」云云。〈畫鷹〉詩中的「側目似愁胡」是形容畫中之鷹側目時的眼睛形象，與胡人深目碧眼愁苦之狀相似，與「鷹眼炯炯有神」的形容沒有相關。至於「條鏃光堪摘」，則是形容以絲繩繫住掛在鷹足上的金環。這是養鷹者平時繫住鷹的標準動作，也與「〈畫鷹〉詩中的鷹配備精良」的形容無關。

第二位審查人：

本篇論文以杜詩中之鷲鳥為探討對象，主要內容是透過杜詩詠鷹及鷲之九首作品，探尋其中之象徵意涵。其最大的成就則是經由層層解析之過程，分別分析杜甫這批詩作所呈現的真實與虛幻之雙重視野、所透露的杜甫之價值觀、作品之表現手法，以及對此類作品詮釋方法之反思等。作者以縝密之思辨過程，精細閱讀之手段，輔以豐富之文本背景，就其所欲完成之研究主題而言，應已達成。尤其在論及杜甫對「真骨」之追尋部分，將作品中今昔虛實內外雙重世界之糾結，釐析得層次分明，十分精采，足見深詣。

不過，本文以「杜詩中的鷲鳥」為題，並未就「鷲鳥」先做定義的解說，題義並不明確。按一般所謂「鷲鳥」，乃是從〈離騷〉：「鷲鳥之不群兮」一語而來，舊注說是指能執伏眾鳥者，如鷹鷲之類。而本文則除了鷹之外，又旁涉到鷲，是否有所本？另外，杜詩中運用鳥之意象，除了整篇專詠之外，在詩句中觸及者，更是俯拾即是。即以鷹而言，檢索所得即有 25 筆 36 句，鷲則有 9 筆 13 句，此外還有隼、雕、鷂等與鷹鷲類似之鳥類意象，這些是否都屬「鷲鳥」意象？雖非專詠，但是否亦應予處理？平情而論，如能將這些散見的鷲鳥意象一併解析，看出其與專詠之間象徵意義的異同，對本文的研究，應有輔助之功能，可預期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